



# 往事杂忆

彭一刚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往事杂忆

彭一刚 著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往事杂忆 / 彭一刚著.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2.10

ISBN 978-7-112-14636-9

I. ①往… II. ①彭… III. ①彭一刚 - 自传 IV. ①K82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8077 号

责任编辑: 何楠 李东

责任设计: 叶延春

责任校对: 党蕾 刘梦然

往事杂忆

彭一刚 著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各地新华书店、建筑书店经销

北京嘉泰利德公司制版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张: 7 $\frac{7}{8}$  字数: 280千字

2012年12月第一版 201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定价: 36.00元

ISBN 978-7-112-14636-9

(22686)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本社退换

(邮政编码 100037)

## 写在前面

在人们的心目中，只有名人才有资格作传记，于是，传记便成了名人的专利。这自然有其道理：因为名人的所作所为关系到国家社稷，他们不时地要发表重要讲话，作出各种批示，参与各种影响深远的社会活动，在立功、立德、立言等方面为人表率，后人不仅对他们崇敬备至，而且还要模仿学习。至于一般的平头百姓，平淡的日子日复一日，自然也就无可记述。我是属于后者，既没有想到也没有资格来作所谓的“传记”。

只是到了老年，怀旧的心情日渐强烈，童年与少年时代的许多往事总是萦绕在梦乡或心头，而时日有限，再不作一点记述，那就要尘封到了永年，这多少让人感到有所不甘，再翻到昔日所勾画的一些“记忆画”，于是便提笔记述童年时代的一些往事。哪里知道一发而不可收拾，继学龄前之后，又提到启蒙教育的小学、初中、高中以至大学，而学习生活又和家庭紧密相连，这样，从文体上看俨然就像是一篇自传了。

走上工作岗位之后，就不那么连贯了，只能是“一事一忆”，因而，名之曰“往事杂忆”。诚然，即使是平头百姓，一生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情，无论是喜怒哀乐，凡对自己触动较深者，都想诉诸笔墨，写上那么几句，不是想要传世，而是留给自家人看看，让他们知道爷爷是怎么走过他的一生的。再扩大一点便是亲友，相处几十年，总想知道一点某人的来龙去脉。

一生中从未养成写日记的习惯，加之，年老后记忆力衰退，许多事情孰先孰后，发生在哪一年？早已忘得一干二净。即使是事情本身，也只是一片模糊、混沌的印象，好在无关大局，也用不着过于较真。

# 目 录

|                                           |     |
|-------------------------------------------|-----|
| 依稀记忆中的童年 .....                            | 1   |
| 我的中学生活 .....                              | 23  |
| 短暂的大学生活 .....                             | 36  |
| 天津大学中的几处住所 .....                          | 44  |
| 以床代桌, 著书立说 .....                          | 64  |
| 不占天时, 也不占地利, 唯占人和 .....                   | 79  |
| 学习苏联, 还是学习西方 .....                        | 84  |
| 忆恩师徐中 .....                               | 87  |
| 桃李满天下 俊秀三五枝 .....                         | 93  |
| 民兵操练场上的一场争论 .....                         | 96  |
| 坚辞民盟天津的负责人 .....                          | 98  |
| 第一次出国参加学术会议 .....                         | 102 |
| 第二次赴日参加学术会议 .....                         | 108 |
| 1995 年赴威尼斯参加学术会议 .....                    | 111 |
| 1995 年在巴塞罗那参加国际建协 (UIA) 19 届世界建筑师大会 ..... | 114 |
| 两次海峡两岸建筑师学术交流会 .....                      | 120 |
| 1998 年美国之行 .....                          | 126 |
| 两次欧洲之游 .....                              | 135 |
| [ 附 ] 记院士彭一刚夫妇 .....                      | 148 |
| 2001 年俄罗斯之游 .....                         | 150 |
| 2004 年再度赴美 .....                          | 157 |
| 2004 年捷、匈之行 .....                         | 168 |
| 离“右派”还有多远? .....                          | 175 |
| 从恐惧到逍遥——“文化大革命”洗礼 .....                   | 177 |
| 1997 年在上海与初中同学相聚 .....                    | 182 |

|                          |     |
|--------------------------|-----|
| 2000 年高中同学在合肥相聚 .....    | 185 |
| 初涉江南“乐家乐”旅游区规划 .....     | 188 |
| 无心插柳柳成荫——记甲午海战馆设计 .....  | 191 |
| 1989 年合肥、皖南之行 .....      | 194 |
| 2000 年的长春、吉林之行 .....     | 199 |
| 国家大剧院的方案评审 .....         | 202 |
| [ 附 ] 时代性与民族性的抉择         |     |
| ——由国家大剧院方案评审所引发的反思 ..... | 206 |
| 上海世博会的方案评审工作 .....       | 214 |
| [ 附 ] 要体现的是全球华人建筑师的才华和智慧 |     |
| ——参加世博会中国馆方案评选有感 .....   | 217 |
| 北戴河 .....                | 220 |
| 青岛 .....                 | 223 |
| 《建筑师》编委会 .....           | 226 |
| 业余爱好 .....               | 233 |
| 节日茶聚 .....               | 237 |
| 每周一次的小酌 .....            | 239 |
| 后记 .....                 | 243 |

# 依稀记忆中的童年

我于1932年出生在安徽的安庆市（当时安徽的省会）。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我已五岁，便随着家人撤退至皖西的立煌县，这个县原本称金家寨，解放之后又复名为金寨县。在安庆时由于年龄太小，基本上已失却了记忆，迁往立煌后童年的记忆却日渐清晰，仍历历在目。

## 诗意般的栖居——金家湾

1964年我在河北省石家庄地区参加四清工作，时逢农历春节，地方干部都纷纷回家过年，而天津大学去的教师则不允许离队。在这期间闲暇无事，怀旧心情悄然而至，便依稀把童年时代所栖居过的家庭环境一一画在小纸片上。那时事隔约20年，虽然记忆朦胧，但仍可以按记忆画出大体轮廓，回头看来真是值得庆幸，如果当时不画而拖延至今，恐怕由于记忆的淡漠而无从画起了。

当时的回忆是从立煌县的一个名为金家湾的农家村舍开始的，它实际上只有两家人，并且同属一个宗族，都姓金。从1938年至1942年的四年

间就住在这里，给我留下的印象极深，可以说是魂牵梦绕，这个小小山村多次浸沉在梦境之中，并欣喜地感受到甜蜜的童年往事，但一觉醒来却感叹原来是一场梦！几年前又梦归故地，惊奇的是随着改革开放，即使原来的穷乡僻壤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并默语：这次可不是梦了，而是确确实实地回到童年的住地。然而，好梦不长，醒来之后依然倍加惆怅，这可以说是梦中之梦了吧！

前面提到的金家湾系为两户金姓所有，大房人丁兴旺，占据了屋舍的主体，大门朝南。我家的房东为二房。户主早亡，留下遗孀及二女一男，我们住进去时两位姐姐均未出阁；时隔不久便先后出嫁。小弟名金怀习，属马，长我两岁，母子同住一屋，按当地习惯卧室均不开窗，是一间地道的黑房子。我家住在西头突出的一间，窗户朝西，外面还有一间“堂屋”，实际是空的，有时我的外祖父来探亲，便临时住在这里。当时我还年幼，未知租赁时契约是如何确定的，好在房东老人很厚道、纯朴，我家也比她们富

裕，这些小事从来没有计较。住房的条件很差，为防止潮湿，住进不久便铺上了简易木地板，还用竹子做龙骨糊上一层薄纸权当天棚，今天看来十分简陋，可在当年就算是比较舒适的了。窗户也做了一点改进，秋冬时节糊上窗纸，来年春夏之交便把纸撕去，以利于空气流通。为防蚊虫叮咬，唯一的方法只能在床上挂起蚊帐。这间朝西的房子夏天倒也不算太热，主要是对面有一个小小的山坡，坡上又有几棵高大的梧桐树，每到下午便把赤热的阳光遮挡住了，西晒的阳光几乎进不到屋内。

如此这般简陋的居所，加上战时艰苦的生活条件，何以让人久久眷念呢？年少不知愁滋味。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只要吃饱穿暖就已经心满意足，别的方面都用不着犯愁。何况，与房东家相比，无论怎么艰苦还要略胜一筹。那么，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什么呢？就是那小小山村优美的自然环境。按说，它的周围也没有什么名山大川，但却不乏青山绿水。竹篱茅舍虽然简陋，却颇富诗情画意，我们

所栖居的，正是一个名符其实的竹篱茅舍。皖西向来穷困，绝大多数农舍均为黄土筑墙，稻草覆顶，砖墙瓦顶极为罕见，除非大户人家或地富豪绅。屋舍虽然简陋，选址却颇暗合传统的风水要求，尽管作为一般平民，在住宅时不可能都请到风水先生，但日常的生活经验却使人们都会本着趋利避害的原则来应对自然条件，金家湾自然也不例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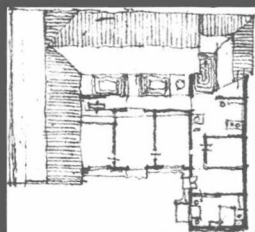
屋舍的三面均有丘陵环抱，只有朝南的一面比较开阔，屋舍便紧紧地融合在山峦之中，周边起伏的山地却为草木覆盖，几乎是四季常青。紧挨着屋舍的周遭更是林木葱茏。屋舍平面呈刀把形，我家住房即在刀把之柄。隔墙之外是一棵高大的柳树，硕大的树冠浓荫匝地，每当夏日，它的阴影几乎完全覆盖在我家的屋顶之上，借其庇荫，即使酷暑也没有感到过分炎热。它的树龄虽不可考，但高高隆起的树根，足以说明它是一棵很老的树，房东家的水牛就是拴在它的树根之上。我家房东属二房，人丁不旺，也比较穷，没有专用的牛棚，这棵大柳树就



我家的菜园



金家湾



我家的住房



和小伙伴砍柴的地方



瞬息万变的云天

起着牛棚的作用。沿着这棵柳树向南一连排列着五六棵橡树，挺拔而高大，每逢秋季橡子便落满一地，橡子是不能食用的，好像也没有别的用处，老百姓不闻不问，任其自生自灭。屋南是一块平坦的场地，收割季节便用来“打场”，例如夏季麦子和秋季的稻子便在这里脱谷。记忆中的麦子是用“连秸”脱谷，稻子则是用碾子脱谷，碾子是要用牛来拉的。我家的房东只有一名男丁，当时还不满10岁，每逢农忙，只能请人帮忙，从什么地方请，是请是雇，也从未打听。那几天房东大娘便忙前忙后，为请来的人做

饭。沿场地之西是一方水塘，水呈暗绿色，常年都有几只鹅鸭在其中戏水，但这些水禽均为大房所有。鹅的叫声高亢，有时还要追人，特别是对于未成年的孩童追得更紧，每遇这种情况还真有点吓人。水塘对岸地势陡然高起，这里灌木丛生，还有几株高大乔木拔地而起，其中有两株便是大叶的梧桐，每天早晨朝阳升起时，首先照到的则是它的树梢。后来我上了小学，每当从我家窗户中看到树梢上晒落着一片阳光，就知道应当起床准备上学了。成年后读了苏轼的《卜算子》有“缺月挂疏桐”之句，这种意境我倒是从

小就有切身的体验，因为在天明之前，下弦之月有时就像悬挂在梧桐的枝叶之间，当然，这多半是在天明之前起床小解的时候所看到的景象。那里还有一块小小的菜园，属金家大房所有。在菜园之外还有一条羊肠小道并有一定坡度，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每天都要走上几趟，经由它翻过一条山梁而到达我的启蒙学校——柯家湾小学。

金家大房的西出口也有一个小小的场地，其周边的树更是稠密且品种繁多，在我的记忆中有桃树、杏树、李树、桑树、柿树等，每到春季真是桃红柳绿、繁花似锦。小孩子嘴馋，当时又没有地方可以买到水果，但只要在收果子的时候房东家便会送来各色新鲜水果，我们就可以大饱口福品尝一翻。桑葚也很好吃，但算不得正式水果，也不在房东送水果之列。记得有一次为摘桑葚差一点儿从树上摔下，好在桑树不高，即使从树上摔下来也不会摔得太重。柿子树则又高又大，记得成熟期在秋天，摘柿子必须爬到树上，用一种特制的工具（像是网兜）方可采得。刚摘下的柿子很

涩，必须经过处理，否则是不能食用的。再就是板栗，简直就像是刺猬，没有一定技巧是根本剥不开的，好在金家湾没有，只是在邻村见过。

秋季的打场也是热闹的季节，厚软的稻草铺在地上很适合于孩童们在上面翻滚、嬉戏，不过，玩的时候虽然痛快，可是到了晚上睡觉时就像是芒刺在身，十分难受。打场是用水牛拉着碾子来碾压的，大房有一座牛棚位于村子的西南，经常有二三条水牛，初生的牛犊十分有趣，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可长大不久就被卖去，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屋舍的正南为两块毗邻的菜园，西侧属大房，东侧属二房，初去时，我们家的菜都是从这里买来的，价格比较便宜，她们也可以借此而赚到一点零用钱。我母亲很会持家，过了两年，我们也在南面的一片竹林中开辟了一方小小的菜园，这样，就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不必再向房东买菜了。话说这片大竹林，生命力真是旺盛，常言道雨后春笋，其实，只要在春季，即使不下雨，每天早晨都会冒出许多新笋。用嫩笋做菜味道十分

鲜美，70多年后的今天我还很爱吃这种菜，只是在北方价钱太贵，并且也很难买到新鲜的嫩笋，而这在当时却是一种很便宜的蔬菜。

郑板桥爱竹，尤其擅长画竹，胸有成竹，意在笔先，均是他画竹的心得体会，在画竹之中还有许多咏竹的题跋：“一节复一节，千枝攒万叶；我自不开花，免撩蜂与蝶”，赞竹之高雅溢于言表。其实喜爱竹的人远非他一人，竹、兰、菊、梅古人以“四君子”称之，松、竹、梅又称为“岁寒三友”。作为南方人我从小就喜爱竹子，只是成年之后，久居北国，便很少见到竹子了，憾哉！

除了鹅鸭之外，房东家还养了一些鸡，当然是放养，用不着喂食。他们用来买油、盐的零花钱主要就是靠卖鸡蛋换来的。我们家就从她们那里买过不少鸡蛋。我母亲是一位善于勤俭持家的主妇，到了后来，我们家也养起鸡来，主要是为了生蛋，所养的多为母鸡，但也必须有少量的公鸡作为种鸡，这样，孵小鸡的全过程我从小便看全了。刚出蛋壳的小鸡特别可

爱，呈浅黄色，毛茸茸的，但也叽叽喳喳叫个不停。鸡的天敌是黄鼠狼，我家搭建的鸡笼就在窗户之下，每当夜间听到鸡的骚乱和鸣叫那必是黄鼠狼来作乱，开门一看，一地鸡毛和血迹，那就是黄鼠狼得逞了。平时，每当天明，公鸡便要打鸣，就像报时的钟。“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我从小就有切身的体验。

继养鸡之后，母亲又萌生出养猪的念头。她观察过房东家养猪的情况，认为一点都不难。而且，如果养了一口猪还大有利于生活的改善，于是在我家房子的南头山墙之外围了一个简易的猪圈，买了一口小猪，养到了年底就长成了一只100多斤的大猪，春节前雇人杀了，除鲜肉、内脏供当时食用，其他部分便腌成腊肉，灌制腊肠，供常年食用。这样就不必经常跑到很远的地方去买肉了。猪确实比较笨，不像狗或猫那样讨人喜欢，从而变为宠物。但临到杀的时候也很可怜，因而，在杀猪的那几天，我便一见到猪肉就反胃，连一口也吃不下去。

近日在电视中看到一则广告：“厨

邦酱油天然鲜，晒足 180 天”，于是回想到我母亲做酱的事，这自然也是从房东家那里学来的。先把黄豆煮了，放在席子上铺成一寸多厚让它发霉，长出一层绿色绒毛，看起来颇恶心，晾干之后用盐水泡，慢慢地就变了质，最后放在一个陶盆中用太阳晒，是否晒足 180 天我不知道，但确实越晒越鲜，尽管酱和酱油不尽相同，但道理可能还是相通的。

由黄鼠狼骚扰鸡笼便联想到生物的多样性。如今野生动物确实愈来愈少、罕见，有的濒临灭绝，甚至已经灭绝，但小时在大别山却并非如此。对人有安全威胁的虎豹的确没有见过，但狼和野猪据房东说在不远山里还是时有发现的，特别是狼，有时甚至会窜到村边觅食，夜晚走山路人们还必须防范。昆虫飞禽之类的小生物却多得不胜枚举。孩子们最喜欢的多为蝴蝶、蜻蜓，其品种、花色之多也是数不胜数，凡是稀有和好看的都极大地引起兴趣，但捉起来却并不容易。例如蜻蜓，无论你多么小心翼翼，也无论你从哪个方向接近它，都会引起它

的注意，不待你伸手它就飞走了，长大后方知道它长的是“复眼”，是可以眼观六路的。至于鸟类，更是多种多样，特别是水鸟，其羽翼之色彩真是五彩缤纷。它们的鸣叫声也十分悦耳。所谓“鸟鸣山更幽”我倒是深有体会。只有布谷鸟很是特别，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可见它是很会隐身的。还有一种鸟颇富诗意，这就是大雁，每到秋冬之交，便成群结队地自北南飞或排成“人”字形，或排成“一”字形，鸣叫声此起彼伏，但多少有一点使人感到凄厉，有时我便躺在衰草地上，仰望着它们一队一队地从天空飞过，耳听它们节奏起伏的鸣叫声。还有一种大鸟便是雉鸡，当地人称野鸡，拖着长长而艳丽的尾巴躲在草丛里，受到惊动便会突然起飞，但它毕竟算不上飞禽，飞过一段距离就停了下来，若再朝它走去，它便接着再飞，反正是很难接近，若要想从它身上拔下一根漂亮的羽毛几乎是不可能的。于今，只能在戏台上还能看到作为帽饰的尾羽，真不知哪里还有这种雉鸡！但也有的鸟如猫头鹰，似乎专门在夜间鸣

叫，其声怪异，很是吓人，每听到这种声都要把头蒙在被里，据说这种鸣叫是不祥之兆。

近处没有集市，买东西主要靠货郎供应，有杂货，也有柴炭。杂货当然只限于一般小商品，反正农民也没有多少钱财，柴草之类的东西都上山砍伐，炭只是用来取暖，农民是基本不用的。上山砍柴是很有趣的事，我家的柴是买来的，但我很喜欢跟着房东家的人一起上山砍柴，他们从不砍伐邻近山上的柴火，而往往要走上一段比较远的山路，途中，可以看到许多不常见的花草树木和小动物。记得离村较远的山上不仅花草繁茂、树木葱茏，而且山下还有一条大河，河的对岸是一片沙滩，远处山村点点青山如屏，真是充满诗情画意。河水相当湍急，成人可以徒步涉水过河，但像我这样的孩童只要走上几步便站立不稳。多年后从地图上得知这条河名为史河，可惜，解放之初修建了一座梅山水库，如今，想来已成一片汪洋的库区，而面目全非了。

春夏秋冬的时令变化，昼夜朝夕

的时间变化，雨雪阴晴的气候变化，对于城市和乡村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就我的感受而言，乡村远比城市更为敏感强烈。“杨柳岸晓风残月”这类的诗句，对于一辈子生活在市井的人来说怕是很难有深切的体味，因为他们从未处身于这样的场景之中。故而古人常言，不仅要读万卷书，而且还要行万里路，以开阔自己的眼界。那时的出行和今日的旅游可是大不相同的，能够“鞍马劳顿”已经是很有福气的了，不过走得越苦体验得也就越深。然而，出行与长住又是不尽相同的，例如要是想体验一个地方在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变化，你至少必须在那里住上一年。

童年时代生活在皖西大别山的金家湾，对于自然界的变化其感受之深真是一言难尽。冬去春来的早春二月，最令人心醉的便是兰花。那时，常跟着房东家的一位小伙伴去对面山上挖兰草，所谓的“对面”即正对着屋舍正房的南面，穿过竹林之后是一条带状狭长的田畴，走过田埂就到了对面的山脚。陶渊明有“采菊东篱下，悠

然见南山”的诗句，这里的对面山，似乎也就是南山。兰草是需要寻找的，它既分散又隐蔽，一旦被发现，我们便惊喜地喊：这里有一棵，是二箭、三箭或四箭，箭越多意味着花开得愈多，于是，便小心翼翼地连根挖起带回家中，只数日就清香四溢，这和在城市中花钱买了回来供养是大异其趣的。

再往后就是“映山红”，学名叫杜鹃，真是满山遍野，映着满山一片通红。由于开花的季节在春天，正是布谷鸟——也称为杜鹃——最活跃的季节，未知这两者有什么联系？夏季也是百花盛开的季节，由于名目太多，反而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秋季盛开的是菊花、桂花，村边有几株桂树，开花时一片金黄，有一股独特的幽香。菊花属野生，花色品种名目繁多，散落地分布在山村四周山野田边。由于触目皆是，根本就不必采摘而供养在家中。冬季自然是梅花一枝独秀，但村中仅有一二株梅树，似乎成不了气候。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此盛彼衰，随着花事的盛衰反过来又彰显出季节的更迭，这些都给童年的记忆留下了难

忘的印象。住在城市里的人每到春季便有春游赏花和远足踏青的活动，并把这看成每年一度的盛事，而客居山村则根本没有这种需求。试想，抱着单一的目的去看花，即使一时兴奋又能有多大乐趣？

夏季炎热，印象最深的是夜晚乘（纳）凉。晚饭之后，便把一扇门板卸了下来，下面支着两条板凳，童年时备受宠爱，这样搭成的小床就非我莫属了。母亲坐在一旁用芭蕉扇一边扇风，一边驱赶蚊虫，我则躺在“床”上仰望天空，无论是繁星点点或是月明星稀，都对苍天充满幻想，听着大人说玉兔、嫦娥的事，虽并不确信，但也将信将疑，一轮明月高悬于天上总能引起许多遐想。怎么也没有想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竟然能登上月球，并且得知月亮原来只不过是和地球相似，是一个坑坑洼洼的土球，真是大煞风景！没有月亮的夜晚则是密密麻麻的星空，我的四舅也常来我家乘凉，他指着天空告诉我哪个是北斗星，哪个是牛郎、织女，哪个是猎女星……似乎每一个星座都有一段迷

人的故事而令人神往。长大之后住进了城市，不仅感到星星越来越少，而且也很少关注黑夜的星空，以致几乎都要把它遗忘了。只是有一年（大概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和聂兰生教授去山西五台山，宾馆突然停电，我们便走出宾馆，啊！天上竟然有这么繁密的星星，像是又回到了童年。原来星星并没有少，只是城市大气污染混浊，许多小星星的微弱亮光都被遮挡，以致显得月不明星也不稀了。

从夜空便又想到了萤火虫，这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小昆虫，大约出现在农历七月的夜晚，起初只是三五流萤，随之便越聚越多，犹如地上的繁星。也曾捉来放在蛋壳之内，但光线十分微弱，相传古之书生曾用来夜读，依我的感觉似不可能。离开了大别山之后，似乎再也没有见过这种发光的小昆虫，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完全有可能骤减，乃至灭绝！

一叶知秋，伴随着桂花飘香便迎来了金色的秋天，树叶由绿变黄，这是采集红叶的季节，自然又将目标指向了对面山——南山。红叶以枫树叶

形最美，夹在书本之中，时隔不久就显露出纤细的网脉，煞是好看。秋高气爽，也只有在这种山村中才能深切地体味到它的宜人之处。金秋，也是一个收获的季节，对于我们的房东来讲可以说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可以从一年的辛苦中得到回报，忧的是她们家劳动力实在是过于短缺，家中只有一个男丁，但尚未成年，唯一的办法就是请亲友帮忙或雇工帮忙。不知道她是从哪里请来的人，但却看出农民的纯朴厚道，几天的工夫就完成了打场、扬场、脱谷等繁重的农活，剩下的舂米、磨面（夏收）等细活只能以细水长流的方法由自己来干了。从这里我也看到农活的各个环节，而且一连重复几年，当时的农具很简陋，但也十分有趣，如果说城里的孩子五谷不分，但对我而言却并不陌生。与平时相比，这自然是一个繁忙的日子，房东家的金婢忙前忙后，主要是为请来干活的亲友送茶做饭，我们这些孩子自然也是跑前跑后跟着凑热闹。

一场秋雨一场凉，几场秋风秋雨天气骤然变凉，很快就进入了冬季。

最难以忘怀的还是雪景，前一天晚上还没有任何变天的征兆，天亮后一开门屋外却堆起了一层厚厚的雪，孩子们的兴奋却非同寻常，打雪仗、堆雪人忙得不亦乐乎。不过最好看的还是辽阔的雪景。“山舞银蛇，原驰腊象”的雪景还谈不上，但比起平原，特别是城市还是有趣得多。山地雪景不仅重重叠叠、层次分明，而且经风一吹，堆积的厚薄也很不均匀，从远处看更显得斑斑驳驳，像是一幅精美的图案。“霜前冷、雪后寒”，等到融雪的时候，天气就变得异常寒冷了。安徽的冬天是不生炉子的，富裕的人家，用一种火盆取暖，烧的是木炭，只有坐在它的近旁，才能稍感一点暖气。孩子们不可能长时间地坐在它的近旁，仅仅是伸出手烤烤而已。

冬去春来，一年之中最为盛大的节日就是农历新年，年三十就是上一年的最后一天，年初一则是下一年开始的第一天，而按当时的习惯到了腊月二十三就已经进入到年节的前期，再往前数，过了腊月初八，即自吃腊八粥开始就已经闻到年味了，而腊月

二十三则被看作是“小年”。为什么农历年能够激发人们那么多的兴趣呢？这自然和战时的生活艰苦有关，与老百姓相比，公务人员的生活水平或许要好一点，但也好得有限，平时基本以素食为主，偶尔改善一下生活也只能到很远的地方去买一点肉，这样就皆大欢喜了。每到年节，总会较平时吃得好一点，甚至还会穿上一件新衣服。在年前，最高兴的是“打年货”，大约在农历十二月二十三小年之后，跟着妈妈去到很远的菜市买各种各样的吃食，主要为年夜饭作准备，鸡、鱼、肉、鸭等平时不常见的食物在年夜饭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还要买上一些点心、零食和水果，最后还要捎上少量爆竹。总之，是要满载而归的。房东家自然也要杀猪、办年货，只是比我家要简约一点。过完年后跟随大人到各家拜年，这时，会收到一些压岁钱，这也是一件喜不自禁的事，但不久也就被大人收走了。这是因为人家送给我压岁钱，我们也要送给人家，这点道理即使是孩子也都能理解。当然，也不是全收，会稍稍地留下一

点，这对于孩子来讲已经是心满意足了。用这点钱干什么呢？赌钱自然是不会也不够的，但掷骰子还是可以的，都是小孩子，又是农家子弟，不会有太大输赢。最为高兴的还是收到父亲朋友从沦陷区带来的“高级点心”，如上海泰康公司出产的筒装的饼干，以及包装的花花绿绿的糖果。其实，筒装饼干是华而不实的，可能是为了防止在旅途中震碎，上、下层都放了许多纸条，而饼干的数量却只占三分之二左右，这样，只能是“省吃俭用”，每次连吃一整块都有点舍不得。为做年夜饭，妈妈可是忙得不可开交，这时便分给我一项任务：包鸡蛋饺子，其操作并不复杂，但是很费工夫。大人腾不出手，自然就让孩子来干，而我也乐意来干这种有趣的事，在炭火盆上支一个勺子，把鸡蛋搅拌后舀上一勺，摊成一个小圆饼，再放上肉馅，把圆饼折叠成一个半圆形，这样，鸡蛋饺就完成了。由于做起来很费事，平时都不愿去做。

正月十五元宵节也很热闹。当时驻军多为桂系军队，他们一拨一拨地

到各村耍灯，目的是为了收一点报酬，孩子们喜欢热闹，一听敲锣打鼓，便知道又有耍灯的人来了。

童年时代思想单纯又极富幻想，就是对于变幻莫测的云天，也倍感兴趣。尤其是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乌云翻滚、瞬息万变，仰望云天，忽而电闪雷鸣、倾盆大雨，忽而雨过天晴，借阳光照射给乌云镶上金边。这些，都能引发无限的幻觉和想象，长大之后生活在城市，对着窗户只能看到一方天空，犹如坐井观天，那种兴趣便再也不复出现过。

当然，也有一些令人厌恶的东西，例如蝙蝠、蚊子和蛇。蝙蝠只有在夜晚才出来飞行，其貌不扬，叫声也不好听。蛇不仅难看，而且也十分吓人，即使被打死横尸路旁，还是令人恶心。有的蛇还爬到屋内，这就更加吓人了。山村的蚊子也多得可怕，即使挂了蚊帐，也难免会钻了进来，如果钻进了蚊帐，即使只有一二只也让人彻夜难眠。蚊子有一种习惯，即在天蒙蒙亮时便密集地在天空飞舞，不仅发出嗡嗡的响声而且还打头碰脸，待天色已